

四川方言独幕话剧

朋友之間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方言独幕话剧

朋 友 之 間

周又郎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成都



四川方言独幕话剧
• 朋 友 之 間
周 又 郎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50 印张1 $\frac{2}{5}$ 字数17千
1964年8月第一版 1964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2,000

时 間

一九六四年春节前几天的一个下午。

地 点

川西平原某公社赵家院坝。

人 物

赵老成 男，四十六岁，下中农。

老成妻 女，四十五岁。

戏迷二哥 男，三十四岁，中农。

精灵鬼九嫛 女，四十八岁，富裕中农。

老牛筋九叔 男，五十岁，九嫛的丈夫。

布 景

舞台上，左中右三家房屋构成一个三合头院坝。台左是赵老成家，陈旧的草房，門的上方有“光荣軍属”的小紅匾。台中是戏迷二哥的瓦房，門上貼有“花脸”画片。台右是精灵鬼九孀家，古老的瓦房，双扇大門上貼着“財”“宝”二字作为門神。三家之間有两条屋角巷道，通向屋后。前台是来往大路。

幕 启

阳光斜射，有下午的感觉。后台嘈杂声：大孀，你投好多？一百。五爷，你投好多？九十……台上无人。少頃，赵老成內声：

“赵队长，我马上来交肥哈。”

赵老成 （由大路上走到篾笆门）（自语）哈！真象搞大生产运动的架势。（喊）火生他妈！

老成妻 （内应）哎。（从左屋侧巷道拿着粪锄上）会开完啦？

赵老成 开完啦。我们家有好多鸡屎粪？

老成妻 百十来斤。

赵老成 把它拿去交了。

老成妻 我家的任务不是完成了吗？

赵老成 刚才队委会决定把油菜再捋一道，才发动我们各家自觉地投点鸡屎粪。

老成妻 老成呀，这鸡屎粪要当麻枯用呵，少拿点去交不行呀？

赵老成 （责备地）鸡屎粪，当麻枯！

看你，刚刚才学习了，咋个就搞忘了？（解释地）二天油菜丰收了，麻枯不就更多啦？未必还赶不到你的鸡屎粪。（考虑）这样，交八十斤，留二十斤。

老成妻 二八开？

赵老成 （肯定地）二八开。（解释）

八成交生产队，二成自留地用。

（掀开篾笆门，拿出扁担、籬篲）馬上挑去交，走。（往屋左側巷道走去）

老成妻 （迟疑地）別忙嘛，商量一下哆嘛。

赵老成 （停步回头）有啥商量的，今年队上种六十多亩油菜，未必拿着肥料不交，看到这么好的苗稼

垮杆？走。（从巷道下，老成妻勉强地跟下。）

九 嬸 （气冲冲地由大路上，走向自家門口）水全他爹。

九 叔 哎！（上）会开完啦？

九 嬸 开完啦。

九 叔 說些啥？

九 嬸 喊交鸡屎粪。

九 叔 水全他娘，我們这鸡屎粪，硬要頂麻枯用呵。

九 嬸 （責备地）鸡屎粪，頂麻枯！越好人家越想打我們的条。

九 叔 哪个？

九 嬸 还有哪个吗，就是那个（指篾笆門）战翎子嘛。（自語地）前几天，学习的时候，群众說他家是

下中农，参加了貧下中农組織，
呔！嘖嘖，他就更不得了罗，年
年栽菜子都是朽三道，今年兴他
媽个“鬼科学”，喊朽六道哩！

九 叔 （附和地）要朽六道？哪里去
找这么多粪嘛！

九 嬸 人家說有嘛，刚才开会喊各
家各戶自觉地投点鸡屎鴨屎就够
了。呔！刚刚提出来，这个說我交
五十，那个說我交一百，我才看不
慣那些假精灵伙到战翎子鬧哩！

九 叔 哼，他呀（指篾笆門）硬是抱
鸡婆打摆子，又扑又战的，就象
有好多財宝显不出来的样子！

九 嬸 我們家有好多鸡屎？

九 叔 两百来斤。

九 嬸 （精灵地口算）一八得八，二八一十六，拿四十斤去交。

九 叔 二八开？

九 嬸 （肯定地）二八开。（解释地）拿二成交生产队，留八成来自己用。（进门提个篾筐出来）

九 叔 （担心地问）队上规定每户交多少嘛？

九 嬸 这回队上没有规定，说是各家自觉地交。走（往右巷道走着）！随便交点就自觉罗吖。

九 叔 （迟疑地）别忙嘛，商量一下哆嘛。

九 嬸 （停步回头）有啥商量的，今年我们自留地种了那么多小麦，未必拿到肥料不用，看着自己那

么好的苗稼垮杆呀？

九 叔 我們的小麦不是 朽了 七道
啦？

九 嬸 （不滿地）你怕朽多了 把你
累死啦？你怕麦子收多了把你胀
死啦？多积点好肥料，二天搞个
“秧堂子”，你怕錢找多了花不
完啦？走！（轉身入屋右側巷道，
九叔默默地跟下。）

〔赵老成把籬笆提到台中，拿着
扁担挽绳子。

〔老成妻跟上。

老成妻 老成，还是少拿点去好些。

赵老成 （有点生气了）嗨，你这个人
才怪呢，咋个几反几复的？

老成妻 我是想，集体重要，自己也

不能不顧嘛！

赵老成 想多留点是不是？

老成妻 （試探地）要得不嘛？

赵老成 队上的田多嗎还是你的自留地多？你是想胀死自留地，餓死集体田是不是？

老成妻 呃……你先看看精灵鬼九孀（指双扇門），他們交好多，我們就照样交要得不？

赵老成 嗨！这么多共产党员你不学，这么多貧下中农你不学，偏偏要去跟她学！

老成妻 （脸紅語塞）……

赵老成 嘿，我看你的眼睛长在后脑勺上罗，不往前看往后看，越来越打倒退啦！

老成妻 （不解地）啥子倒退？

赵老成 思想倒退。你忘了土改的时候，农协会喊领押金罗，领赔罚罗，你多积极呵！分土地的时候，你脚板都跑圆罗！我那火生娃才十七岁，你就说他十八岁，送子参军呀，保卫社会主义呀，嘴巴说得好热闹，到今天真正搞起社会主义来罗，叫你投点肥料，你就舍不得罗，这还不是打倒退呀？（指着“光荣军属”的紅匾）你还配得上“光荣军属”那四个字呀！（有意地启发）哈，给火生娃写的信不要交了，说一套做一套我才不干哩！

老成妻 嗨嗨，我说不赢你，快担

走，快担走！

赵老成 （故意地）我不担了。

老成妻 咋个咧？

赵老成 担去这么多你不心痛呵？

老成妻 哪个心痛嘛？交肥料；算投資，又不是拿去丢了。

赵老成 說得漂亮，你刚才还在說

（学妻的語气）多留点要得不？

老成妻 鬼老汉！人家先头不对嘛，

这陣总算对了嘛。

赵老成 这陣对了？你是說不贏才交嗎，还是應該投資呵？

老成妻 （陪笑地）該該該，对了不？

赵老成 （唠叨地）不光是嘴上說該，还要心头說該，这个（指脑袋）里头說該，一輩子都要說該。时

冷时热就要不得。

老成妻 真嘞叨！（把扁担绳挽好，要老成挑起）快送去吧！

赵老成 （满意地大笑）哈哈……

（担簾篲下又复上）哎，火生他媽，我还忘了跟你說：那沟边上有一堆牛屎，拿个簾篲去撿来交给生产队哈。（下）

老成妻 記到啦！（进屋提簾篲出来，慚愧地摆了摆头，下）

〔九嫛提一簾篲鸡屎上，九叔跟上。〕

九叔 水全他娘，还是多拿点去的好。

九嫛 你这个人才怪叨，咋个几反几复的？平常別人都喊你老牛

筋，今天你偏偏大方起来啦！

九 叔 不是大方，是怕你交那么一点儿，伸不出手，逗人家笑话。

九 嬷 啥子伸不出手？又不是走娘屋，礼轻了怕人家笑。

九 叔 人家都喊你精灵鬼，交这点儿，大家把我们的鸡鹅鸭一算……

九 嬷 算算算！（使气地把鸳鸯往地下一放）又不是土改算剥削帐哩。我充其量请过几个短工，千算万算，我还是个中农，总算不成富农。到今天我喂点鸡，难道说还要算一算哪只鸡每天屙几两屎呀！

九 叔 要是我当干部，我就给你算得出来。

九 嬸 算也不怕。我买他两百斤谷壳来和鸡屎。谷壳每斤才一分錢，鸡屎投資每斤算两分半，每斤还要賺它一分半錢。他有一大算，我有一小算。

九 叔 你总是打些烂条。

九 嬸 你总是又想掙家务，又怕錢进門。

九 叔 （沒奈何地）疍疍疍，你当家，你管事，快去交了。

九 嬸 （故意地）我不去了。

九 叔 咋个的嘛？

九 嬸 这个家你来当。

九 叔 （不解地）你說些啥子？

九 嬸 当你这个鬼家，外头要受那些人的气，批啦，評啦，回家来